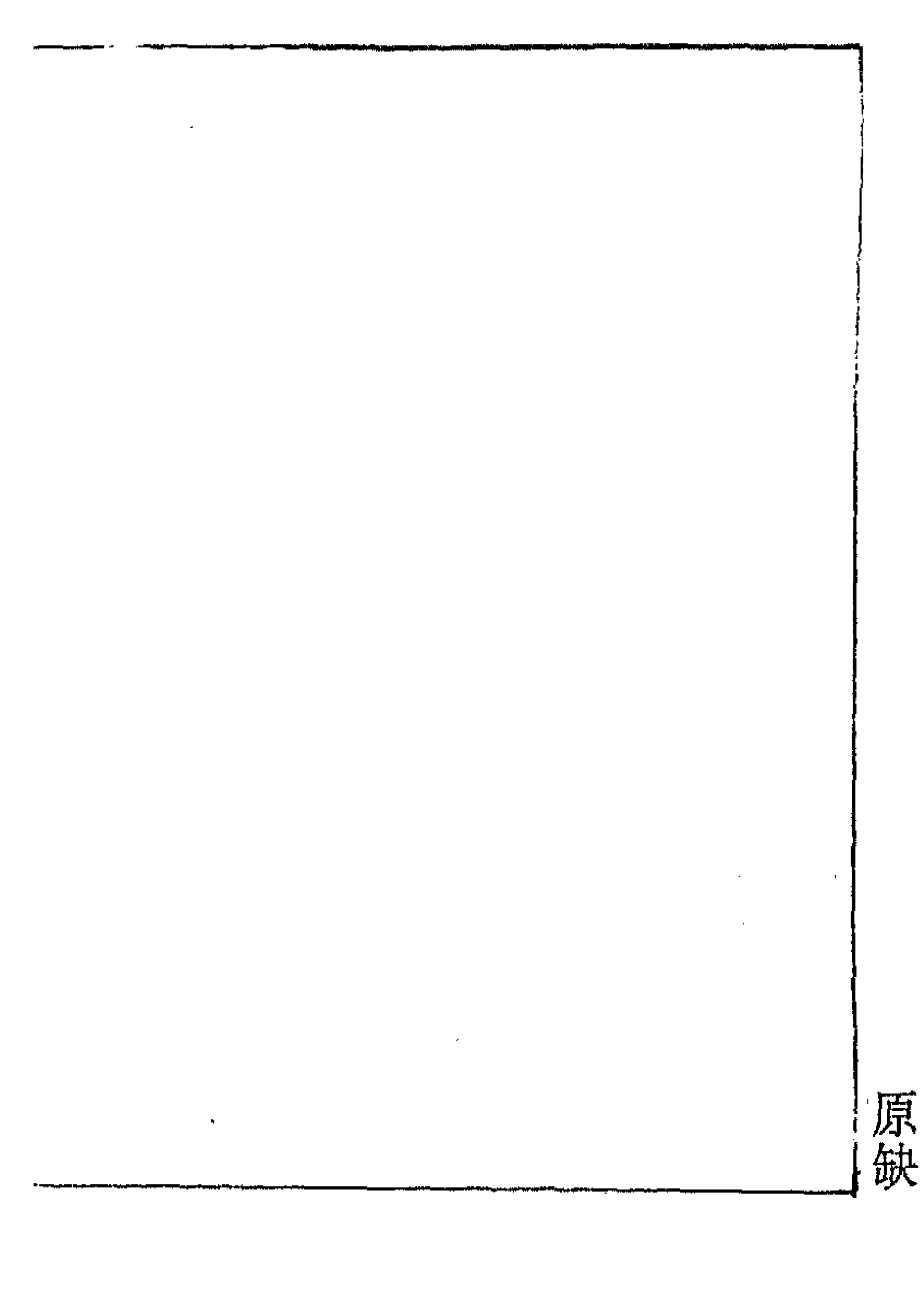
五研齋文鈔

五硯齋文鈔總目



原缺

五硯齋文鈔卷一

仁和 沈赤然

聖駕五幸江浙賦 并序

恭惟今天下
皇仁浹大化成六合殷昌光被無外莘莘蒸徒誰不濯沐厲揭冀數瞻
天顏為快哉矧江浙之間翠華嘗四幸矣則其謳思想慕固宜有更切者歲庚子恭遇
皇上七旬萬壽大吏採其悃忱入告遂蒙
俞允舉前典降
德音湛恩麗洪不可殫述臣 末學不文愧無作賦之才以

揚扢美盛然沐浴
聖澤深且久矣乃徒自安弇鄙而無一言可乎且
天子方禮取觀民儀皆尚質雖有長楊甘泉之辭亦安所
用之謹拜手稽首而獻賦曰
稽古道德之世太平之君恐遠近之異化或幽隱而嚬呻
君門邈乎萬里衆谷凄其不春故降尊以就省實爲天而
牧人考五載於虞帝夏既仍而湯因披時適於周制歲十
二而一巡雖疏數之各異義同歸乎保民降至穆王肆志
八駿遂荒唐而蹈虛騰千里於一瞬秦王厭氣而東遊漢
武希仙而屢趁徒見譏於後世曾何人之斷制亞斯之代
觀遊各殊或全遵乎古意或有合乎前模覽載籍之所紀

難屈指其紛如不覩矣

大清之檝輿又安知其紹美乎周虞我

章皇帝膺圖籙承大統掃除瘡痍風行雷動論其受命之正方超武而越湯又何論夫唐宋當此之時天下初定庶務畢張方垂意於創作思時邁而未遑

聖祖御宇年遠澤長協氣旁魄而四塞仁風翔洽乎八荒恐一夫之不獲遂

六幸於南邦禁郡縣之儲峙減鹵簿之鋪張命騶騶而避稼詔司空以支粱訪民隱兮悉達降膏澤兮溥長故大輅之所歷畊市靜而不妨迨至

世宗英暢恢廓法度釐燦四海大其囊括萬里服其電斷

方制作之是勤姑稍緩乎巡觀今
皇上席宏業承天庥本
聖德之淵粹顯於爍之
皇猷化無遠而弗屆澤靡人之不周是以月窟日域之國
雕題鑿齒之儔莫不陸讋水慄而奔走蛾伏抗手而供球
夫國家無事則省方以時使徒垂拱殿庭而習祥之典未
舉存問之惠不施則三神爲之掔欹羣情結而不怡非所
以昭盛典備王儀也於是在紀號之十六
下南狩之詔詞營構戒其雕鏤洒掃責於有司設帷宮與
梐枑并供張而却之納市賈以察好觀民物於歌詩澤洳
涵而遂涌同

昊天之無私既蒞浙江遂
命回蹕惠我蒸黎不可殫述騰歡聲之若雷冀
君王之數出越丁丑而乙酉遂三
幸乎南國既蒇月之遞嬗又三五之紀年
帝久道而化成亭眉壽之萬千振
神威以翦醜陋區區之燕然開石渠以校理集班劉之羣
賢既武烈而文炳益惕厲之乾乾惟東南之士女懷葵忱
之拳拳盼
鑾輿其難卽若心渴而目穿采悃忱而入告
綸音下乎九天爾乃
嚴勅大官明體朕意毋勞民財毋使民勩仍宮室之舊規

但掃除而塗塈截漕艘以爲糧罔征求於過地蠲租賦之宿逋赦囹圄之刑剔爰祈穀而啟行扈羽林之車騎耆秪肅而抗旌義和儼其按轡颸和風於太淸煦瑞景乎途次按吉行之常期省齊魯之農事旣周覽乎河防望吳都而溢止於是吳山巒翠浙水拖藍夭桃灼其將豔紫燕飛而呢喃

天子停雲罕駐龍驂須粟帛於期耄選英才於江南揮

宸翰之古藻先後映而斑斕觀者顧而謂之樂

帝已更念夫吾民之所關乃

幸海昌載相載度陑舊隄之匪堅發太府而改作承

睿鑒之指示屹萬年其如削海若奉令而斂威潮神戢波

而不虐
車駕信宿徐徐言歸望金陵而攬轡感六朝之典徵登攦
山與牛首眺江心之大磯既行慶而布惠遂回蹕乎郊畿
歷三千之道里沛膏雨之霏霏萬姓蒲伏而遮道悵
鑾旂之遠違祝
天子兮萬壽願
六龍之再飛頌曰
於皇時邁協靈辰兮辰旒容裔野昀昀兮八神警蹕振殷
轔兮喁喁延頸傒烝民兮滋液滲漉遍且均兮華芝迴指
春陽舒兮曰來曰牟爾新畬兮衢歌夏諺勝九如兮歸來
穆穆念皇居兮史臣載筆禮如初兮

觀濤賦

隨天進退是爲潮汐來有定時去不逾刻天下之江皆然浙水尤爲奇突豈胥種之使然實鰍龍之所迫當其兩山對峙一線初生俄橫素練乍亘銀城色皚皚而漸近勢岌岌而堪驚屹壞絮之積累崩雪山之崢嶸濺珠玉於天半散寒光以眩睛其爲聲也殷殷若雷闐闐似鼓如萬馬之突圍如亂軍之爭渡排長城兮連蹴竅厲風兮號怒挽巨磨於百牛沸添薪之千釜於時漁人觸浪吳兒弄濤視狂瀾爲安宅輕一死於鴻毛舟與波爲俯仰人隨浪爲卑高忽淪沒而不見俄呈露其首尻亦何有乎謬巧但正舵而堅操或有朔方之客山居之兒好奇偶至逐隊來嬉聞訇

礚而掩耳覩撼突而倒馳舌久撟兮不下目雙瞪兮如癡夫見少者多怪衆何爲兮笑之又有聯袂嬌娃牽裾少女來選地之寬閒窮遠睇兮延佇忽雪浪之橫飛濕衣裳之楚楚粉黛交流乎眉臉釵鈿驚遺乎塵土共懊惱而言歸無向時之笑語已而潮聲漸遠江水盡渾安坤軸定山根望海門兮如鏡刻高岍之漲痕估船理棹而高唱瀨人曬網於江村殘照未下濁酒在尊擬買綃而圖畫寄故人於薊門歌曰澄澄兮譎詭魚鱉失勢兮海若喜問海若兮何時還上嚴灘兮始止又歌曰地機兮翕張混混庉庉兮誰敢當鐵弩不爾射波瀾助吾爲文章

性無不善論

人之性無不善猶稼穡之味無不甘椒蘭之氣無不馥也今試指稼穡而語人曰其味苦指椒蘭而語人曰其氣惡則莫不譁然笑之矣又試指稼穡椒蘭而語人曰是殆有甘有苦有馥有惡者也又莫不羣然怪之矣何也彼蓋深知夫稼穡之必無不甘椒蘭之必無不馥而不覺信之如是其篤也然則性之無不善豈異是哉自荀之言曰人性惡揚之言曰人之性善惡混於是天下後世之聞其說者非惟不笑且怪也又從而爲之辭是信性之篤轉不若椒蘭稼穡之不可搖惑也亦可怪矣且人之不能無不善由氣稟薄而習得以移之也譬雜稼穡於荼蘖之瘠而尚求其甘委椒蘭於糞穢之場而尚求其馥此必不能之事也

因其不能而遂謂稼穡椒蘭之性固如是也可乎哉昌黎之言曰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蓋亦疑於性近習遠之說也不知習之云者謂心喜其所爲而則效之非徒以家庭之近骨肉之親必漸濡而出於一轍也彼朱均管蔡惟不肯習於堯舜文王而後爲朱均管蔡舜禹惟不習於瞽瞍鯀而後爲舜禹豈習之不能移哉惟不習故不移也故不善莫大於不孝然未聞有襁褓之內即齕其母之乳而不食覩其母之面而怒且啼者蓋至性存也迨夫知識漸開驕縱之太過聞見之不端教訓之不早然後天性漓而凶德長矣豈性之本不孝哉吾故曰人性之無

不善猶稼穡之味無不甘椒蘭之氣無不馥也

欹桂論

沈子既遷於冬榮草堂庭有二桂其一舊爲風欹前居者以石橫支其根沈子命其僮去之僮曰今方花去之懼偃沈子曰汝以此樹之欹而不仆者石爲之耶夫樹欹於南而石北拒之似也然計樹之高約三丈而石曾不逾尋入土者又去其半盲風時作動搖其顛顧以此支之何異舉嬰兒之臂而拒逸馬蹶然而樹之欹者且三年矣卒未嘗仆焉信乎非石之力也其必有以自固之道歟曰何爲自固曰根深入而著乎土不旁出不外見焉爾不旁出故其力愈專不外見故其入益深曰然則前此之欹於風者何

也曰安知夫前此之不自恃其材不務其根柢好爲旁見外出而風因得以撓之歟及旣㪍也而始懼其覆盡歛其旁出外見之氣一注之於根遂不可得而撓焉石何力之有哉曰方其㪍也風胡不遽覆之歟曰天固愛其材而姑以風警之也警之弗改然後從而覆之汝不見夫今年之花乎香聚密比蔽不見天風雨振撼輒落蘂數斛益足以見根柢之固矣自兹以往天方將篤厚之不暇而顧竊竊然慮其傾覆乎哉

交難論

嗚呼交非難交而能久之爲難也久非難久而能忘爾我之爲難也夫久何以難其乍爇而合者用情必銳用情而

銳者情盡必遷故方其固結也膠漆不足喻及其離也豈必大故哉一言之忿一動之失而絕交之書已作矣忘爾我何以難交久則情固情固則必相責以所難偶不能一則曰吾之情亦厚矣某事則惟吾某事亦惟吾吾何薄於彼而區區者遂吾靳耶一則曰彼於吾固厚也然某事吾報之某事吾有待而報之而不意望臣若是之深也由是怨之不已則發於言發於言而從而譏之者又兩傳其溢詞而絕交之書又作矣嗚呼斯二者吾嘗目擊且身遇之矣未嘗不太息流涕而日夜思所以免之者不得今則得其道矣求久者奈何莫如擇交而善用其情其始也毋為人之所不能為其後也毋為人之所不肯為而情乃長矣

忘爾我者奈何莫如用情者能忘其用情愛情者能忘用情者之不忘其用情蓋其所短而取其所長思其所厚而置其所薄則天下豈有隙末之歎哉然而知之者蓋寡矣可

守財論

今夫財之積非入之為患入而盈盈而不出之為患也方其入也雖有褊心之人弗忌也以為不有入何以出即其數入而未嘗出也即忌之亦弗謀以為彼將俟盈而後出者耶迨盈矣而不出如故於是始謀所以稍稍出之稍稍出之又不可得遂羣起而分之矣夫計入者積幾年享盈者曾幾日一旦旋失其盈始悔其入并痛其身家又從而

殉焉甚矣非入之爲患入而盈盈而不出之爲患也雖然出亦何嘗不盈哉且出其半夕復入其半猶之盈也今日出其半明日復入其半猶之盈也甚而盡出之而不必盡入之亦未失爲盈也人既見其出斯怨其入矣既見其數數出且忘其爲數數入矣無常滿之形而有常滿之道雖有攘臂奮袂而圜立乎其側以待之者亦逡巡而去耳人奈何徒知不出之爲盈而不知能出之爲盈也悲夫

陋室論

夫天地大矣終身處之而不驚其寬臥榻小矣終夜安之而不苦其窄何也意有所忘而情有所適也意有所忘故天地不以爲寬況小於天地者乎情有所適故臥榻不以

爲窄況大於臥榻者乎明此意者可與處陋室矣夫陋室者貧而不得志者之所居也勢旣迫之以不得不居則凡貧者皆可以居之若居之而意有所忘不顧乎其外情有所適不柴乎其中是則常人之所難而君子之所獨也昔者顏子陋巷不改其樂原思環堵不病其貧二子者豈必欲自困其身哉然而處之晏然終身不怨蓋其所覺然自得於心者大而後世之富貴貧賤之境皆不足以動之今之人旣不能樂顏淵原憲之樂而詩書琴酒之間又不知自適徒日致歎於棟宇之卑陋庭階之荒蕪堂廚室溷之偪近湫隘是能忘天地之寬而轉不能釋然於廣廈能安臥榻之窄而反不能怡然於茅茨也亦已惑矣彼徒知夫

處自室者爲泰然耳不知其得失取舍之欲焚於中聲色玩好之具勞於外甚且輟饔飧廢寢寐以竭其精神思慮之不暇吾方見其跼蹐而已又豈得與蕭然於陋室之中在人者一皆忘之在己者靡不自適者比哉莊周曰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然則處陋室而不適者特婦人女子之態耳人奈何不思顏淵原憲之樂而徒與婦女等也

東陽縣石洞書院貽芳集序代郭檢討寅作

夫山林奥窔之區不得人主之則不彰主之有人而不務爲其大以獨善一身卽彰亦不久何也彼山林之奥窔者往往翳埋於榛莽荒穢之中而無以自見苟非爬梳剔抉之得其人則邱壑之奇幽曠之趣世終莫得而知故曰非

人主之則不彰幸彰矣徒增華麗美賦詩酌酒以逍遙於其間亦不過爲身謀耳當時稱之身歿則已故曰主之而不務爲其大卽彰亦不久然則欲其彰而久也莫如因其地之勝而公之於人求當時之賢人君子以講學明道於斯而吾之遊又未嘗廢若是者可謂大矣婺州東陽石洞書院以山名也洞世爲郭氏業初蕪塞無行逕茀給樵薪而已至宋淳熙間郭君德誼始鑿崖級而啟闢之盡得其山水之美向之翳埋荒穢而不能自見者至是而始彰旣而又不敢自私創講堂於其麓令子孫與鄉里之秀並入學焉而主其講者皆當時偉人紫陽朱子適避僞學之禁寄迹此間作大學中庸篇註曰與葉水心魏鶴山呂東萊

諸先生朝夕講論故一時之闡明性道興起俊髦甌浙之間唯東陽爲最迄於今六百餘年矣祀典罔替流風尚存非徒見先賢過化之神亦以見郭君之務爲其大而後能至是也其後人某某因集先哲之書記歌詠與後賢之詩章離而爲五皆以芳字冠之名之曰貽芳集將以令後之覽者聞風自淑不敢以遊廢學庶幾先賢之貽徽與郭君之嘉惠其山林而不朽豈藉以誇谿谷之奇秀爽塏之戾止而已哉

哭穀人燕臺行笈詩序

乾隆乙未正月余與穀人隨計北征舟尾列酒甕十餘約每日不賦詩不得飲渭澗余旋病目畏風日不能飲亦不

能吟穀人持杯引滿停橈落月縱步城野凡有見聞輒以詩記之酒後耳熱則捉筯扣舷爲余朗誦數過余扶枕聽之欣然忘其目之痛也至宿遷舟不能進起陸車行時目亦小愈而穀人以有事任城從兖州分道去自此風蹄月轡孑然無聊所過都邑既不暇一一停問日夕投村店中繩牀土銼孤燈熒熒濁酒數杯惡不可飲故無興作詩即作亦不留稾抵都門匆匆入鎖闈榜發穀人登第授庶吉士而余又報罷青衫破帽跨蹇衞出都山川景物時有悵觸亦皆發之於詩然憂愁感歎之言不登雅頌故存者十無二三焉明年穀人乞假歸省出其自計偕至錦還所爲詩若干卷標之曰燕臺行笈詩存屬余序余既卒讀慨然

曰君詩詞雅而意高卽出不足鄉關已傑然爭雄於武林壇坫間矣今又越江河瞻太山覽皇居之壯入著作之庭所與遊者又皆當時名卿大夫相與切劘而講習之其造詣固宜更進若此矣余也河壁嶽邑不足以發聾瞶之聰明聳下人文不足以奪所稟之滯固而猶寒林曳響係尾遺音亦窮者之詩耳卽使向者目不病道不分一觴一詠靡不與穀人共之亦烏足與穀人相伯仲哉因書其卷首而歸之

西峴山水竹巷詩集序代友作

東陽之山聞西峴爲最欲往遊未暇也今年夏以事至山陰有僧德峰來謁叩其居以西峴山之水竹巷對并出所

輯遊者詩一卷求余序而先爲之序者則東陽令李君讀
其序然後山之梗槩菴之所以得名水竹皆了然於心而
且歎菴之得僧僧之來菴微李君之力不至此今夫山寺
之勝僻在下邑非若占踞都會彰彰在人耳目間苟不得
名僧居之則騷人墨客之跡不至矣騷人墨客之跡不至
則邱壑之奇泉石之勝皆不能一一見之於詩而山林黯
然闃前居僧皆無賴麈坫名山遊躅斷絕以持戒律工詩
畫如德峰者轉匿跡村廟不足以自見何人地之兩不相
遇歟李君來始逐其無賴者訪德峰使主其菴於是山林
清閟踊躍呈露不數年遊者之詩已裒然成帙信乎人地
之咸宜矣而卒令其兩相遇者皆李君之力也過此以往

遊人日以多歟詩日以富僧以詩傳歟詩以僧傳歟不可得而知也吾於僧別有說焉僧之得來此由李君今李君往矣而繼僧之後者其付託之當否責將在僧慎無負李君之選以貽山林之羞其庶乎因敘而歸之

壓烏山房詩集序

夫事有操之天者人不得而強之富與貴是也方其殫心思竭材力老將至矣忽忽若忘宜有所得矣而竟不獲償其願者十常八九焉有操之已者人不得而禁之以文傳以詩名是也方其顛趺撼頓救死不暇屠狗履豨之人亦得而侮之宜無所伸矣及其名著當時妒之者不得而掩毀之者不得而爭又十常四五焉以操之天者若彼而操

之已者若此人奈何不求其在已者而必强所不能於天卒之天終不可强而在已者復一無可恃亦足惜矣蕭山蔡君其世居縣之壓鳥山下早孤而貧十餘歲即棄去舉子業托跡市廛糴賤販貴暇輒取李杜韓蘇詩搖首跂足朗吟不休市之人咸以爲怪而蔡君自若也既耽詩生產益不治數年之間耗散殆盡遂束諸所讀詩走保陽遊博陵所至皆以詩著或有勸其謀斗斛之祿者輒笑謝之未嘗以所不敢必之事一亂其心故得專其力於詩而詩益工余耳蔡君名久矣今年春始晤於里門視其貌若一無所能者及讀其詩則不名一家雖取材不遠而託寄皆有可觀非積累歲月固未易臻此也夫閭里之人奇贏是操

見蔡君之所爲若是當不少非之笑之者嗟乎是何足知蔡君哉向使舍其在己而遑遑然求富求貴日儆其心思材力於不可必之天蔡君亦終不免爲一市人而已矣因書此以慰蔡君且以告當世之不安貧賤者

送徐獅序

山陰徐獅字卉舟余友徐梯霞之族兄素不識也余頃歸自京師過梯霞飲獅亦從薊州來觀其人有逸氣飲酒尤眞率可喜留數日將歸越出詩別余既和而送之復謂之曰繼此之晤勿可期已異日或相遇於數千里外吾兩人者鬚鬢雖改倘猶能彷彿之請名誦今日之詩以飲酒子行矣

周瑞春七十壽序

昔嵇康好服食謂導養得理安期彭祖之倫不難致也因著養生論頗得圭旨然其後既不能引年而卒罹呂安之禍何也蓋康之爲人內清淨而外抗傲者也抗傲則氣不平氣不平則喜怒悖其正哀樂汩其中卽令終康之身泰然無咎而安彭亦必不可致也故求長生者欲絕則神固氣平斯體和然後蒸之以靈芝潤之以醴泉調之以呼吸吐納之法而安彭可幾矣富春周文瑞春爲余友蔡君鵬外父蔡君嘗爲余言翁蓋寡欲人也少處蔭下與衣衣與食食把卷之餘恂恂然一無所好既長益屏棄煩促夷然自遠聲色玩好之具羅於前若無睹也與人交醇厚如醍

酬間有忤觸非惟不校而顏色益和故六十餘矣矍鑠如少年余曰是殆所謂絕欲而又能平氣者乎夫百年瞬息耳而蕞爾之區攻之者非一途伐之者非一事此安彭之所以不數見也如君言周翁固優於嵇康矣使由此而蒸以靈芝潤以醴泉調以吐納呼吸之法吾又烏測翁之所終極哉蔡君以爲然今年四月蔡君來語余曰吾外父七十矣子盍爲一言余曰余何言請卽以往歲之論翁者爲翁壽可乎蔡君稱善遂書此以進

愁飲序

棄其墳墓居室交游親戚以閒居於無可自見之地貧困憤懣局蹐高厚此非有疢疾乘之卽志氣日益銷散爲害

甚大將以求一時之驅除而復暢其天游含麯生其何恃哉朔三五良友披懷開誠同道同器朝夕常調固與酒而呴沫者異矣則興之所至出其一蔬一韭銜杯環坐雄談善謔各盡其興而止亦一異地無聊之樂也一月之中十會爲率錢不得過五百他有願與席次能出杖頭之數者聽若夫華筵夜開車馬闐巷水陸之品並陳絲竹之聲雜奏固顯者之事而非閒居貧窶者之所能具也

送孫子佩奔喪序

乾隆辛丑詔選下第舉人堪勝民社者分遣各直省以次用之余與傅山孫子佩等六十人同試吏畿輔子佩有老母急於祿養方冀旦夕捧檄迎板輿而北乃舍館甫定即

得太孺人病耗未就道而凶問至矣子佩悲慟垂絕者數四余慮其遂至滅性也因其歸而爲文以慰之曰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蓋爲浪跡者言也若爲貧求仕居止有常固聖人所不禁使子佩以病不親醫藥歿不視斂含故飲恨於無窮是矣若必謂從仕千餘里外不可爲人不可爲子遂欲以身殉之則惑之甚者矣記曰危不毀身爲無後也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今太孺人之附於身者子佩既不獲見矣至附於棺者正人子所宜盡心者也設一旦不幸以哀痛死吾不知窀穸之事將委之寡妻稚子乎抑屬之交遊親戚乎子佩讀聖賢書凡事宜中禮道徒知遠遊之爲不孝而不知

危身及不能送死之爲大不孝吾甚所不解者也子佩宜强以自抑居家讀喪禮祭禮當思可爲鄉黨式者終喪則可以出矣愼毋爲廬墓之舉以欺世炫名且子佩蘊抱深厚出必爲蒼生福俾頌循良者咸歸美於太孺人夙昔之訓其爲孝也不亦大乎

仁和　沈赤然　韞山

聖駕五巡江浙恭紀詩序 代友作

夫易載省方詩歌時邁蓋以觀風設教事必待夫躬親問老崇賢禮則隆乎就見故典稽掌故跡異盤游民庶樂其賁歸山川爲之望幸倘必俟嘉禾瑞草然後登封紫氣黃雲方言巡狩則休助之諺可不作於夏時慶賞之行已無閒於周制矣我
皇上健法
天行敬承
祖烈御宇以來勵精爲治軌跡平易雖化被於八區湛恩

麗洪仁風扇於六合和氣蒸而昆蟲闓懌休烈洽而草木
祠生洵已德侔乎古初功崇乎往號夫惟熙百志
聖主之所以端拱垂裳也褎對四方
天子之所以順時展義也於是紀號之十有六載禮備燔
柴典循刻玉
詔供御之無豐禁侍從之勿擾雲旂透迤既綏鑾乎齊阡
羽蓋葳蕤復停驂於魯陌歷淮甸過吳都問俗於錢塘觀
書於宛委利病悉聞明市不變流
大清之豈弟答南土之慕思是以
鹵簿至而歡忭來迎
車駕迴而攀呼若失自是以來

南幸者三
東巡者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恩澤彌加省約如舊聽邀
者有奚後之懷身被者有
重臨之望今也歲次上章慶逢
聖壽籌添東海卜鶴算於萬年星麗南天紀
嵩齡之七十協氣四塞而橫流德澤如泉而逢涌名山顯
位咸翹首乎
至尊浙士吳民更傾心乎
元后用是再循舊典俯慰羣情練時日於上春陳梐枑於
掌舍出風伯於南北呵雨師於西東阡陌看
八龍之飛慰胥隨輦城市望六虬之舞瑞雲凝旂此元贊

之所以擊壤而巷歌黃髮之所以扶藜而稽首者也臣家
近湖山生逢
堯舜
宸章煥發紀
聖祖之六巡
睿藻輝煌拜
鑾輿之五幸閭閻之隱旣洞悉於
皇衷保障之基復仰關於
聖慮無能名焉抑何幸也謹抒其葵藿之誠用獻茲芻蕘
之頌

南宮廣袤數百十里無山水之勝園亭之樂精藍古剎之游觀其民又皆儉陋無文公退之暇思得一二騷人韻士相與講論經史雅歌投壺極一時文酒之樂竟不可得夫昔人出守一州或宰一邑必有可游之地與從游之人登臨唱和以誌其盛今南宮爲畿南大縣二者曾不得一是官此者牒訴敲朴之外守妻子對厮養而已又烏從暢吾天游一舉胸臆間之塵穢而湔滌之乎時高密單君與余同官性豪甚欲倡爲公餘雅集一月中互相賓主雖數不得過三又慮諸多鬭靡之難爲繼也屬余爲飲約余曰酒如量肴適口足矣何必千鍾百榼始謂之飲臑鼈臇鶉始謂之味乎請以五爲定腥不過雞鴨羊豕魚蔬果聽設山

海之品者罰會之日不廢朝夕不揖遜迎送不談公事當暑不冠帶會之日能詩詩能射射能奕奕各從所長獨不及博如是既無害於政而會可以久雖無山水園亭精饌古剎之游騷人韵士之與處亦足以瀹性靈而破岑寂矣不然豈惟斯集之不可繼哉卽力能爲之亦徒見其饕餮已耳會何雅之足云畢君曰善遂書之軒壁同集者爲某某

前漢書瑣靡序

孟堅作漢書輕仁義賤守節後世譏之是已至其思精材贍如元圃積玉熠耀煌扈指目不暇洵古今學林非徒爲史家不祧之祖已也讀其書者綜貫爲上涉獵次之若朝

夕咿唔而掩卷不知爲何物者斯最下矣豈誦習之不耑壹哉亦賦稟之頑鈍異耳昔張安道謂蘇明允曰令嗣近日看何文字答曰方再看漢書張公曰文字亦須看兩過耶明允歸語子瞻曰此公特未知耳世人尚有看三過者觀二公之言非惟不知天下有掩卷茫然之人并不信有回環五六過而始卒業者假令目擊其人非操戛楚以臨之卽失聲反走而詫其爲異物焉已善哉子瞻之言曰讀書如入海百貨鱗集豈必兼收而竝取也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此眞授古今愚智一讀書祕方也予生也魯每讀一書竟記憶者十不獲一今四看漢書矣悵齒歷之日增神志之益耗仍不免爲掩卷茫然之人亦可媿已因刺其字

句之生新及他書屢見而濫觴乎此者悉錄之為八卷毋乃測海以蠡舂黍以戈歟夫亦曰各得所求而已比嘗見鄉塾子弟非不佔畢終日也及叩其所習於一經制義之外不知史漢為何物而為之師者又從而詭說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烏虖此又為掩卷茫然者之罪人也予將以是編遺之或一二有志之徒遂因流以溯源又安知非此區區者為之嚆矢耶因名之曰瑣屑瑣屑者何玉屑也數往來元圃其夜光徑尺之寶卒不可得徒拾其纖微瑣碎者而歸謂不適於用可也謂不從元圃中來不可也此名之之意也夫予方事攟摭迺從而議人師弟子亦可謂自忘其作娸矣然果有讀書如蘇張二公其人者

予將畀是編於炎火之不暇何嚮甑之足覆云

後漢書摯英序

余既纂前書瓊靡辛亥夏閒居保定復掇拾後書得四卷視前書裁有其半耳蓋整理過之博贍不及蔚宗已自言之天下可喜可珍之物但冀不虛所求而已固不當以多寡計也或詰余曰文中子有言古之史也辨道今之史也耀文今子不窺其體要不論其得失徒摭拾餖飣以爲末學之剽竊無乃類烹鮮而饋消買櫝而還珠乎余曰子不見夫啟宇者乎其始也正陰陽辨方位庀材木鳩工徒然後繩削基址版築垣墉自門堂寢室下至井竈湢溷莫不秩然各得其所於是輔之以重樓連之以複閣千櫨百栱

疏密中式公輸無所呈其巧匠石不得參其議矣然而閒庭曠敞初無一木之映一花之承則憑欄俯檻者烏有不歎其濯濯而索然意盡耶然則史家之不可無詞采猶啟宇之不可無名葩佳植也但不當令凡花俗豔滋蔓其中耳余於范書既粗悉其規模締搆矣而游目散步所謂名葩佳植又往往而遇薄言掇之又安見其不可哉若夫督繩削墨或笑其自許之過誇或譏其蕪穢而無識昔人已論之詳矣余何言余何言客哂而起卽以寡英名其篇

掃眉錄序

夫猵狙雌猨孰知正色髑髏傅粉空說紅顏乃幻出情根劫火燒殘不死淚成慾海恆河沙盡難塡遂令壯士英風

全消手語達人亮節半敗心盟甚而既變作自女戎因之身命戕於花箭當頭棒喝誰參白骨之禪轉眼雞皮莫悟革囊之喻斯則愚智胥淪古今同夢者也雖然獺憐抱木蛇解貪花雎鳩則相應關關蛺蝶亦尋香栩栩況人心匪石溫柔何必非鄉豈彼美如花決驟居然似鹿僕媿非情種恥作登徒畏山澤之實產龍蛇處牀第之必爲鴆毒然而芸編偶涉豔思紛來嫻骨佳形輒欲横陳筆底寫朱學月如看弄態行間美四德之工言首書材藝備歷朝之習尚兼及衣釵宅若嬌雨尤雲止錄生而置熟低幃暱枕多取女之悅男紙計百番類離五卷禳線誠何所取材綺語或不能無過但使打開色界此卽是寶炬光明果能跳出

情波吾且爲迷津接引

公餘拾句序

知縣官卑而事劇非有兼視竝聽之才不獲閒亦不能閒也然苟竭蹷爲之前事了矣後事未來一日之內一月之間郎庸材亦未嘗無少暇焉余卞急不耐事如食中有蠅吐出乃已以此幸免叢脞之誚偶有餘閒凡可以怡心而悅目者非性所不近郎力有未能是以於文史法帖之外一塊然無情人而已披覽之餘見事之新奇可喜者輒爲七字句投一囊中以俟屬對譬之行路偶拾所遺物也歷年餘得四百聯幷錄其出處譬之拾物漸多必誌某物之拾於某坊某巷也遂名之曰公餘拾句昔宋人刻玉爲楮

三年而成卒歸於無用此無乃似之然因是以明居劇職者雖庸材亦未嘗無餘閒也此或其一證歟

五硯齋雜言序

夫嘉言懿訓在六經者無論已其他見之史冊及往哲所著述至美且備即有遺者皆粃糠糟粕耳後之人何容更置喙哉雖然古無之事今人不必無也今無之事後人不必無也予老矣凡數十年來心之所悟身之所遇耳目之所見聞有古人所已言者十之三所未言與雖言而未暢其旨者十之七酒酣夜坐偶與兒輩論說恐其不能記憶也因爲雜言一百則示之凡此者非敢謂予皆能之皆不爲也幸天假之年猶願與吾子孫共勗焉以冀免咎戾於

萬一耳若夫誠正修齊之道自有六經史冊及往哲之著述在予何言

更生道人自序

道人姓沈氏名某字某號某年四十餘得足疾因號病足生已而溺水不死復號更生道人自念已更生矣則今日以往即爲前生奈何不以見在之身述前生事乎於是比次其四十九年中之顛末而自爲序曰吳興沈氏皆梁特進約之後予家由吳興遷馬要由馬要遷德清縣之新市鎮其家乘則各燬於火故自九世祖而上不復知諱字高祖而上諱亦無傳焉高祖諱沛霖字某明諸生以學行著曾祖諱嗣英字子千太學生有善德稱於鄉皆居鎮之西

河口祖諱國表字具瞻嘗一應童子試卽舍去爲按察使法曹掾因家於杭爲杭人考諱尚絅字簡文號闇齋亦爲掾皆宅心醇粹不肯爲深文陷人遇疑獄當平反者輒抱牘以請故全活甚多予家自高祖以來四世皆一身先君子初娶趙太孺人生兩姊而歿繼娶淩太孺人始生予兄妹予幼多疾又好弄先君子每以不能讀等身書爲恨年十四學爲詩文率越檢不中繩墨喜懸臂作尺許字壞人紙絹不顧也已而復求其師學弁師故文武才約曰不廢讀能作佳文當授汝予喜竟如約未幾嘔血遂不復竟其傳壬午讀書於吳氏適吳氏女墜樓閉氣死家人譁然不知措手足令予急提而振撼之始復息女素通經書義以

近丈夫也恚甚誓爲尼其父母憐之謀字於予予時已聘陳氏矣又不敢以佐簉辱固辭不獲因稟命於先君子將俟娶陳後徐圖之耳甲申年二十始游庠是秋外蔭傾乙酉二月吳貞女亦病歿哭而還其主以歸母命也先君子故豪俠見義無不爲戚黨中賴以衣食者無慮數十人故歿之日無餘貲予居蔭下久又騃不辨菽麥先太孺人初鬻產繼質衣釵不旬歲壁立矣米鹽靡密出之太孺人十指者爲多於是有閫中之行卒無所遇而還明年服除陳孺人歸於予又明年戊子舉於鄉此數年來俾無內顧憂而得以潛心於舉業者皆太孺人黽勉經營及外父懷方公實玉成之也己丑旣下第益專攻古文詩歌間鬻字奉

菽水而甘旨恆缺如焉庚寅夏以友陸孝廉之焕自都門馳書招予乃觸熱而北至則館於尊甫大司馬晃川公第筆墨瑣屑殊不耐也力辭去時蘭谿趙上舍桐方應順天鄉試邀予同館舍既相得遂不更謀主人辛卯再試春官甫三場而太孺人凶問至卽日灑泣就道終天之恨無窮期矣自壬辰至己亥八年間兩赴禮部一游汴梁或書記幕府或教授里門咸以不能爲世俗態所如輒不合卽合亦不久庚子春闈程先生晉芳爲考官得予文擊節呈之主司主司以額足辭先生力爭之不獲至捧卷泣下云予素簡傲先後居京師積三四年雖鄉先生及同年之已達者不輕投一刺故雖耳先生名初無半面交及出闈先生

徧訪予予時館吳編修錫麒寓齋竟辱先顧因感其知己之深遂執贄焉辛丑復報罷適
天子詔選天下會試舉人之堪爲吏者予欣然先生止之曰以子才何患不擬高第顧欲於牒訴敲扑間奏其效乎予謝曰某困公車久家又貧欲再來不獲姑博微祿以葬吾親耳遂赴選列一等既將隨牒畿輔同年友郭檢討寅餞予曰君亦知爲吏有道乎予應之曰有郭君曰如何予曰不亢不卑吾以事上不貪不酷吾以治民郭君躍然起曰盡是矣願無忘也是時袁公守侗爲直隸總督程先生修尺書畀予予重違先生意受而行後數月入都竟袖書還先生先生怪之予曰某雖不肖不敢於從仕之始以躁

進取咎也先生掀髯而笑曰吾淺之乎為丈夫矣時同試吏者六十餘人皆踔厲有幹局予於公謁迎送外唯與歙縣潘應椿諸城劉禮單縣王衍悙睢州王殿光等六七君清談賦詩飲酒而已有戲予者曰風塵中豈著高齒屐揮長柄麈尾地耶予亦戲之曰予馬駑讓君先鞭耳癸卯正月始權知順德府平鄉縣事四月又權知大名府南樂縣事十月補冀州南宮令三年轉遵化州豐潤令又三年以公事貶秩蒙

恩以原官用復知順天府大城縣事予前在南宮時即患弱行一發輒數月至大城又作竊念曰此豈臥治職哉苟不幸死誰復葬吾親者因力請於上得解職予凡歷五縣

所至無可稱自信者儉與勤與公而已儉故妄念不作勤故案牘不稽公故胥吏不得高下其手葢念祖父兩世爲掾恆以活人爲心予仰賴先澤幸竊一官苟奉職無狀自取罪戾又何以慰吾父吾母於九原乎故八年以來兢兢如一日焉前總督畢縣劉公嘗語人曰此倔強令也今總督錢塘梁公亦曰此端人也夫不以倔強怒我以端人勉我二公者眞有休休之度而樂成人之美者矣而予之所以得此於大吏者豈非以曩與郭君所言未嘗一日敢去諸懷而始得至是哉既去官猶棲遲保定不得歸有疑余者曰疾得毋僞乎予曰吾誠僞君胡不效之客無以應尋飲棗寄生酒漸能行又久之挈眷而南僑寓新市徐氏之

舊宅蓋予自甲午後卽僦屋居故倉卒不獲歸於杭去墳墓非本志也歸一年始合葬先考妣於玉泉山之麓欷歔顧妻子曰吾曩與程先生所言不意遲至今日而始克成此志也居室甚朴陋因其故而補葺之榜所止室曰寄傲軒置書千餘卷一爐一瓶大小十餘硯吟咏其中敝衣而疏食怡如也一歲之中往杭州省墳墓者再其餘則杜門不與人交游人亦罕有過者一日偶訪友壻陳君卓失足溺於河三躍得岸傍側出橫石而據之幸不死或曰是固以拳捷免者也或曰是奉佛殆有神助乎予以非石之力不至此乃作恩石記改號更生道人此乾隆癸丑六月晦日事也予平生有硯癖有書畫癖皆以貧故其癖得不甚

性好游聞佳山水輒神往苦無濟勝具遇嶔崟歷落則止遇林木叢密則止故敗意時常多又好酒苦不能卯午飲不能長夜飲有公事不飲無佳醞不飲對俗人不飲故不醉日常多有三不爲不爲兒女子態不爲諂夫面目不爲損人利己事有三恨一樂父母在不能養歿不視飯含一恨也吳貞女以鍾建負我之嫌而字於吾卒守志以死二恨也七上公車不能成進士三恨也妻妾能安貧不以從官爲欣欣去官爲戚戚一樂也所爲詩古文及行草書皆無師師古人雖十不得一視竊今人面貌者謬自謂過之嘗與客論人物客曰君自謂何如人予曰君子善人中無我小人惡人中亦無我推而至於騷人達士酒徒俠客中

亦無我也客曰畢竟如何予曰是則予之所以爲予者已耳聞者咸笑之有子女五人長顯及二女嫡出也次顯次頎皆妾王氏生咸能惡衣食不苦所著有五硯齋詩文十五卷雜識八卷雜言一卷公餘拾句八卷藏於家此外別有撰述皆四十九年後作也故不錄乾隆乙卯二月十一日更生道人自序於寄傲軒

寄傲軒讀書隨筆序

沈子既居新市耕無田游無山交結無縞紵故一月之中杜門者二十九日寄傲軒也者坐臥飲食之所也臥不能遽臥飲不能徒飲書也者又引睡下酒之具也書有經有史有諸子百家有詩文雜說堆列滿前隨意抽覽間有所

見拍案而筆者有之推枕而筆者有之停杯而筆者有之積之期年乃得十卷心自維曰以示人歟必有嗤予之妄也譏予之鑿與勦也將奈何不示人歟則所謂妄者或有不妄者存也所謂鑿與勦者或有不鑿與勦者存也又奈何計久之恍然曰姑錄之以俟見異者攻我見同者恕我不亦可乎隨筆也卽名之以隨筆云

重浚慈湖碑記爲胡雙湖邑侯作

慈谿之湖凡十數而慈湖最著湖在闞山下廣百五十畝唐宰相房琯開以利居民之在北郭者宋普濟寺僧復於湖中築橫隄通南北知縣金君昌年又爲提閼以時蓄洩之民胥稱便至明洪武初重修後不聞有繼之者於是日

漸頹壞邑大姓皆侵湖瀆淤地競營別墅居民亦從而爲田爲廬爲墓湖始日隘向之所謂利與便者不復有矣國朝順治中王君繡來令是邑嘗募民浚之復所侵地還湖事未蕆卽解組去其隱占者遂不可復制夫昔人之或開或浚也凡以爲利便吾民而已乃數百年來廣者日益偪深者日益淺又烏知過此以往幷今日之偪且淺者之不爲田爲廬爲墓乎嗚呼此固令是邑者之責也余以某歲涖官甫下車卽規畫此事尋奉檄改令鎭海不果行去年復來此始捐俸以倡邑之人亦素稱好義不旬日輸錢三百萬鳩工徒具畚挶其已爲田爲廬爲墓者相因既久苟無大害於湖槩不復問歷十月工竣水土既分淸濁始辨

溶漾紆餘晛若無際復葢小亭於湖上顏曰師古志予之非妄作也於是公退之暇偕邑之士庶臨眺其間而見夫澄波不動山翠欲流舟楫款乃菱荇縈帶則此湖又爲郊外一游觀之地非特利便吾民之以畊以飲而已也因書之石以告後之令是縣者

岸舫記

鷗波主人爲園既成作岸舫求予記卽觴於舫中舫在兩池間池外疊怪石爲山雜植花木亭榭間之顏其舫曰載酒舫之上更起一小閣窗牖洞達周以碧欄持杯四顧凡園中奥曠曲折之趣莫不奔赴舫下予曰此何異乘樓船泛溪山深處耶主人曰似哉願與先生各浮一大白舫側

有大樹數株輪囷盤鬱可數百年物時則涼颸西來林無靜柯小和大和若號若叫予曰此何異煙波浩渺中聽孤帆破浪聲耶主人曰似哉願與先生更浮一大白予曰牙檣錦纜觀非不美也黃龍青雀製非不佳也然而折桅碎舵之患往往不免焉今子之舫篙櫓不必設而鼓枻之趣宛然纜柎不必施而風濤之險弗作溺於水固無慮矣雖然溺於酒其自此舫始乎吾願子之不載酒而載德也主人曰善哉請卽以是爲記

豐潤縣義學碑記

義學之設所以集境內俊髦而督其專攻於舉業者也何言之家有塾鄙有庠非不可口講而手畫也然暖暖姝姝

人奉一先生言守乎此則失乎彼矣膠乎古則戾乎今矣安必其折衷之旨當而觀摩之盡善乎義學之師一而已矣有程式以一其風氣有友朋以資其切劘有甲乙以第其優劣然後惰者勤愚者勉向往有方而獲效甚速其所係不綦重哉豐潤義學之廢久矣前令山左孟君始有意復之而旋以憂去余涖任之明年乃與邑之賢士大夫各捐輸以爲之勸今已計有若干金修垣墻葺堂室別廚湢設几榻規模已略具矣筆墨之資一飯之費亦差足以給則諸生之敬業樂羣其自茲始乎雖然名與實亦不可不辨焉有近居門闕徒以課期爲故事而佳文終不一覯者謂之名有不畏風雨寒暑盡一日之思力爭雄角勝而不甘

居人後者謂之實吾願諸生之務為其實而勿徒存其名可矣非然者程式不足以範之友朋不足以助之甲乙不足以勵之安見義學之必勝於塾與庠耶

恩石記

恩石者德清縣新市鎮北街利通橋河岸間一側出小橫石也梅村居士引疾歸僑居橋東北數十武徐氏舊宅閉門掃軌枕葄經史間足跡恆經月不到市或星月之夜適興至略一散步而已乾隆癸丑六月二十九日更鼓初動以事過陳文學蘭臯家陳故居橋南門瀕河路迫窄如帶談有頃別去蘭臯以燭籠假之半途燭滅遂失足墮河中是時夏水方漲深丈三四尺夜昏黑無行人竟莫有知者

居士既至水底神識湛然但覺兩耳中喧如百千鼓聲水灌口喚喁不得合凡三躍三沒自度畢命此矣忽憶平時聞人言沒水者必屏息試爲之已奮躍出水面兩手正當橫石因據焉胸以下猶在水也岸又壁立不可上適行者過良以登既歸家人驚泣相慰視唯腹上爲石稜小損餘悉無恙所持巾箑諸物固依然在握也悸定泣曰孝子不臨深柰何以父母之遺體行殆若此耶已而又曰今日以前生我者父母今日以後活我者橫石也又可忘乎命以酒脯醱爲名之曰恩石幷改號爲更生道人云

古蕩義塚碑記

杭之俗歛速而葬遲富者惑葬師之言未得地則待地既

得地則待時不幸而有流離滅絕之禍往往四五世不葬貧者又力苦不能嗚呼此其所以多暴骨歟前嘗與友人某行郊野間見棺槨縱横碎裂風日犬豕衝突骸骨狼藉不禁愴然歎曰此纍纍者安所得盡藏耶居數月友來告予曰曩感子言歸即與同志七八君謀醵金若干購地於古蕩之南以埋此纍纍者近復集樂施者十人十人又集其樂施者各十人每日輸錢若干文夫數少則不吝日積則有餘而工徒畚挶之資又無患矣請子爲我記之予欣然曰勇哉子之爲義也敢惜一言以彰諸君子是舉之善乎乃爲記